

## 热历史



## 梁华春

夏天,总是从一声蝉鸣开始的。很多人不晓得,世上还有春蝉、寒蝉。春蝉,一般在四月份的雨后出土,叫声小。寒蝉,要过了“寒露”才鸣,成语“噤若寒蝉”指的就是它。与春蝉和夏蝉以季节为姓不同,寒蝉不以“秋”为姓。

“四年黑暗中的苦工,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,这就是蝉的生活。我们不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,因为它掘土四年,现在才能够撑起漂亮的衣服,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,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。什么样的铍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?”

国人关于蝉的文字最早可见于《诗经》。《卫风·硕人》有云:“螾首蛾眉。”汉代郑玄笺注:“螾谓蜻蜓也。”孔颖达疏:“蜻蜻,小蝉也。”《豳风·七月》也有云:“五月鸣蜩。”《毛诗诂训》曰:“蜩,蟪也。”孔颖达疏:“《释虫》云:蜩,螂蜩,蟪蜩。舍人云:皆蝉。”其中又进一步说:“方言云:楚谓之蜩,宋卫之间谓之蟪蜩,陈郑之间谓之螂蜩,秦晋之间谓之蝉。”翻阅典籍,历朝历代,各地古人对蝉的称呼还有很多。

古人对蝉的食用方法亦早有探究。《毛诗·陆疏广要》云:“盖蜩亦蝉之一种形大而黄,昔人啖之。”《礼记·内则》中有“爵、晏、蜩、范”之说,汉代郑玄笺注:“……蜩,蝉也;范,蜂也。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。”上述两方面表明,食蝉很早就是一种风气,无论贵贱。难怪曹植在《蝉赋》中写道:“委厥体于膳夫,归炎炭而就燔。”《齐民要术》记载:“蝉脯菹法:捶之,火炙令熟,细擘,下酢。”用现在的话说,蝉在当时有“烤、蒸、煮”三种烹饪法。

古人对蝉的药用价值也有所研究。古代医学典籍集大成者,首当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其中就记录了蚱蝉、蝉花、蝉蜕这三种源于蝉的药材。蚱蝉主治“小儿惊痫夜啼,癩病寒热”“惊悸妇人乳难,胞衣不出能堕胎”;蝉花可治“小儿天吊,惊痫瘦瘠,夜啼心悸”“功同蝉蜕又止疳”;蝉蜕主治“头风眩暈,皮肤风热,痘疹作痒,破伤风及丁肿毒疮,大人失瘖”等。

古人更钟情于蝉的美学价值。蝉鬓,是古代汉族女性的发饰之一。“蝉鬓改真形”,坏了王昭君的命运;鬓发“缥缈如蝉翼”,让莫琼树甚得魏文帝的欢心。一反一正,自此,“蝉

鬓加意梳”“妆成理蝉鬓”“片片行云著蝉鬓”“绿倾蝉鬓下帘时”等,成了历代女性生命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“春梦正关情,镜中蝉鬓轻”,它在文化心理上厚重得很。

蝉冠,是指装饰有蝉纹的帽子,最早是汉代侍从官专门佩戴的帽子。魏晋南北朝时,侍从官的权力日益强大,侍从官的蝉冠日渐成为权贵的象征,为一般官员所追捧,以致“每朝会,貂蝉盈坐”。后指“高贵、高官”的意思,所谓“入并蝉冠影,归分骑士喧”“翠辇亲临后,蝉冠锡命尊”。甚而,有些佛教造像中,菩萨也戴着蝉冠,以示尊贵无比。

玉蝉,是古时玉文化的内容之一。出土文物表明,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有玉蝉出现。玉蝉是古人在世或往生时佩戴的必不可少的物品,它象征着今世的荣华富贵、来世的蜕化成仙。玉蝉佩戴于身上,作为寄托志向之物,或者标示自己的素质。玉蝉含在嘴里,是期冀如“蝉的羽化”重生一样,人可以转世再生。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,就是“金蝉子”转世,吃了可长生不老。

蝉出自泥土,栖于高树,餐风饮露,高歌不止。蝉的行为与品格为古人称颂。自古以来,咏蝉的文字除了虞世南等人的诗歌,还有词赋,诗词歌赋加起来有千余篇之多。古时文人大都还是官员,借“蝉”明志抒情,体现了他们为人、为官的理想人格。

曹植《蝉赋》云:“实澹泊而寡欲兮,独怡乐而长吟。声微微而弥厉兮,似贞士之介心。内含和而弗食兮,与众物而无求。栖高枝而仰首兮,漱朝露之清流。”陆云《寒蝉赋》云:“夫头上有簪,则其文也;含气饮露,则其清也;黍稷不享,则其廉也;处不巢居,则其俭也。”这都体现了魏晋乱世时期,不屑与小人同流合污的文人雅士,以蝉宣示清高之志,托蝉抒君子之德。

郭璞《蝉赞》诗曰:“虫之清洁,可贵惟蝉。潜蛻弃秽,饮露恒鲜。”赞美了蝉有出污不染的天性,这比周敦颐的“出淤泥而不染”还要早许多年。蝉洁身自好,可谓“德之虫哉”!人生短暂,在有限的生命里,如蝉一样,葆有德行,做人清清白白,做事清廉有节,是很多人的追求。

(《检察日报》)

## 古事汇

## 书法鼻祖——李斯

中国的汉字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。从最早出现在陶器上的符号,刻划在兽骨龟甲上的甲骨文,和铸造在钟、鼎上的金文,以及到周宣王时的籀文(大篆)。到战国各国的半象形、半符号的文字,沿用了很久。

战国时期,不但各国的政治、经济是分裂的,文字也不统一。各国文字不同就有很大问题,比如秦始皇发布一道命令。这道命令到了东边,齐国不认识,到了南边,楚国也不认识,命令就成了摆设。

各国文字相异,写法不相同,给交流和政策的推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因此,文字不但要统一,还要重新设计。

秦始皇把这任务交给了李斯。

李斯知道文字统一的重要性,迅速组织了汉字规范化编写小组,认真总结和改进六国和前代留下来的文字。

李斯曾经说过:上古创造大篆字体,广为流传,但由于时间久远,人们多不能认识。所以现在删掉繁杂笔画,省略异体字形,整理出一套笔画简单,形体整齐的文字,叫作秦篆,也就是小篆。

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,很满意,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,通令全国使用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改革,对发展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当时,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,很难写得称心如意。李斯就和赵高,胡毋等人写了《仓颉篇》《爰历篇》和《博学篇》等范本,供大家临摹。

人们第一次为汉字书写确立一套标准化、方法化教程。但这还不是终点。如果秦朝以前的人还把写字当作一个简单的符号的话,那李斯已经开始构思汉字的未来了。

李斯知道,小篆的未来不仅仅要承载文字,传播文化,还要有美感。这样的文字书写才是艺术,才可以叫作“书法”。

于是,李斯开始了赋予书法美的设计。

李斯赋予小篆的第一个美感是,端正。横平竖直,端端正正。正体现出煌煌大秦,像泰山一样稳。这还远远不够,新的帝国文化要纯净,要像玉石一样不留杂质,笔画就要像玉一样纯粹。

接下来,还要如鼎一样正直、如丝带一样飘逸。

小篆就是基于这些原则,带着大秦帝国的新锐之气,带着大秦帝国的磅礴之气,在李斯的手里完美的创造出来。

(《书法报》)

## 文史拾零

## 说说“走马观花”

## 梁文俊

“昔日龌龊不足夸,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这是唐代孟郊颇为有名的《登科后》诗,此诗不仅明朗畅达、别具情韵,还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成语:一个是“春风得意”,另一个即是本文要说的“走马观花”。

《旧唐书·孟郊传》载:孟郊出身贫苦,从小勤奋好学,且很有才华。青年时曾隐居于河南嵩山。在母亲的劝导下,才去长安应考,可连续两次落第,受尽冷落和讥笑。但他没有气馁,反而更加刻苦攻读,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,此时他已46岁。

金榜题名,使孟郊心中郁结的闷气如风吹云散,心里有说不尽的畅快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两句诗的神妙之处,在于情与景会,意到笔到,将诗人策马奔驰于春花烂漫的长安道上的得意情景,描绘得生动鲜明。然而,偌大一个长安,无数春花,“一日”又怎能“看尽”呢?原来是“马蹄疾”,骑在奔驰的马上观花。

既然是“马蹄疾”,为何不说“跑马观花”?这得从“走”的字义说起。“走”是个会意字,其甲骨文、金文和篆书字形上都有一个两臂张开跑步的人形,金文和篆书的下部是一只大脚(止),合起来表示这个人正甩动着两臂、大步向前,即表示奔跑的意思。在古汉语中,“走”的本义就是跑。

(《科教新报》)

## “打尖”小考

## 生活史

## 王兆贵

在《西游记后传》中,碧游仙子来到陈官镇悦来客栈,掌柜的立马起身恭迎说:“客官,打尖还是住店?”

喜欢通俗演义、话本小说、武侠小说或古装戏剧的朋友,对“打尖”一词并不陌生,甚至耳熟能详。这句在江湖叙事中经常冒出来的道白,其实早就有之,后来传为经典台词,并被借用为幽默风趣的广告语。

作为方言,“打尖”之说,在京津与闽越地区都曾出现过,但说法并不完全相同。据说,在广东口语中,“打尖”也有“插队”的意思,而京津地区则把“插队”叫作“加塞”。除在各地方言中所指有别外,“打尖”多被解释为用餐,或疑为“打火”“打间”的转音或误读,认真辨析起来,总感觉不够妥帖。那么,“打尖”究竟应该作何解释呢?

“打尖”本是园艺术语的通俗说

法。果农为了抑制藤蔓疯长,让瓜果得到更多的营养,往往会不时地将冗余的枝丫和梢头间除,俗称就叫“打尖”。

到了文学作品中,“打尖”用作借代义,类似蜻蜓点水、蜂蝶掠花,泛指途中进客棧、驿馆歇脚。歇脚的内容,包括打点精神喘喘气、喝点茶水解解渴、饮点酒水解解乏、来点小吃垫垫饥。

《广雅·释诂三》注明,“尖”是“止”的俗字,意为“小憩”。在《昭通方言疏证·释词·释言五》中,近代国学家姜亮夫就此解释说,“招人谓旅途小憩为打尖”。“打”是泛化动词,与“尖”合用,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“打发舌尖”,理解为“到此打卡,补充能量”也说得通。

从方言口语到文字表述,“打尖”一词究竟源于何时,出自何典,目前尚无确凿的翔实考据。

清代同治年间山东莒州知州福格,对风俗掌故颇有研究,在他所著

的笔记文《听雨丛谈》里提到,王实甫的元杂剧《西厢记》中就有类似“打尖”的台词。话说张君瑞离别崔莺莺,进京赶考途中,夜宿草桥店客棧。第二天一大早,仆人发话说:“天明也。咱早行一程儿,前面打火去。”这家客棧不提供早餐,要吃早点得另寻饭馆。这说明,至少在元代之前,只有“打火”之说,尚未流行“打尖”这个词。到了明末清初,在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镜花缘》等通俗读物中,“打尖”一词的使用频率就多了起来,所以福格才说,“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,谓之打尖”。

回到本文开头,悦来客栈的掌柜之所以问“客官,打尖还是住店”,正说明“打尖”不是留宿时日,而是稍事休息攒攒劲,以便继续赶路。当今高速公路沿途设立的休息区,其实也是供过往司机和乘员“打尖”的所在,只是功能上比过去齐全多了,高级多了。

(《联谊报》)